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昆仑.纯阳卷 / 凤歌著.—北京： 团结出版社，
2005.9
ISBN 7-80214-034-X

Ⅰ.昆... Ⅱ.凤... Ⅲ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5）第105657号

责任编辑：赵真一

出版：团结出版社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)
电话：（010）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（010）65228880 65244790(总编室) 65244792(编辑部)
网址：http://www.tjprees.com
**E-mail:** unitypub@263.net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：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16
印张：14
字数：180千字
印数：1-10000册
版次：2005年9月 第一版
印次：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7-80214-034-X/I·89
定价：20.00元(平)
（如有印装差错，请与本社联系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# 目录

contents


| | |
|---|---|
| 花暗柳明 | 1 |
| 四面楚歌 | 22 |
| 仙佛争锋 | 43 |
| 纯阳铁盒 | 60 |
| 枪挑东南 | 77 |
| 风波险恶 | 94 |
| 偷天换日 | 109 |
| 乐极生悲 | 124 |
| 心如死灰 | 145 |
| 移星换斗 | 159 |
| 拨云见日 | 180 |
| 勾心斗角 | 192 |




# 人物谱









## 云　殊

名门之后。与梁萧有同一个仇人，但却是梁萧平生劲敌。

**武功**：三才归元掌

**身份**：南武林核心

## 柳莺莺

雪山派女贼。绝色倾城，豪爽泼辣，是梁萧生命中非同寻常的一个女子。

**武功**：冰河玄功

**坐骑**：胭脂宝马

## 九　如

游方大和尚。武功深不可测的，饮酒如巨鲸吸水，出语亦是智慧通达。

**武功**：大金刚神力

**武器**：木棒

## 楚仙流

天香山庄主人。仙风道骨，剑术通神，自封“天下第二剑”。

**武功**：分香剑术

**兵器**：铁木剑

**宝物**：纯阳铁盒

# 前情介绍

梁文靖与萧玉翎生子梁萧，梁萧自幼顽劣，得罪乡里，以至于一家人无立锥之地，决议前往萧玉翎故里——蒙古大漠定居。途中听说大侠云万程在百丈坪聚会抗元，梁氏一家前往观看，不料萧玉翎之师萧千绝出现，在萧千绝与群雄的比斗中，梁萧无意暴露了父母行踪，萧千绝随后追蹑而至，设计杀了梁文靖，带走萧玉翎。梁萧孤身一人，流浪之际，遇上秦伯符，被秦伯符带往临安。在临安，梁萧认识了花清渊、花晓霜父女，为学到“太乙分光剑”，梁萧随花氏父女来到括苍山中的天机宫，机缘巧合，在天机石阵中学会八百贤人像的武功，但天机宫主花无媸不愿教梁萧剑法，设下“天机十算”难他。后逢天机宫召开开天大典，选举宫主，花清渊受到了来自明归叔侄的挑战。花清渊受制，梁萧义愤之下挺身而出，一场恶战，击败明三秋，但却与花晓霜双双被明归胁持出宫，梁萧利用天机石阵救出晓霜，但自己却落入明归的手底。



# 花暗柳明

此时间，远处传来细微响声，梁萧心知强敌已近，举目望去，只见西方残阳落尽，东天明月如钩，敢情光阴倏忽，已过黄昏。

明归循着血迹一路追来，忽听脚步声响，心头一喜，疾扑上去，却见一尊石像边衣角闪动，正是花晓霜的白衣。他精通算学，花无媸逆转阵法只能困他一时，此时既已深明方位，就再也难他不住，当下心中冷笑，衔尾紧追。

梁萧在阵中绕行数百步，大感头晕脚软，气力不继。灵台一战，他元气大损，后又引掌自残，伤上加伤，全凭着一股血气狠勇拖延至今。又奔数步，他足下一绊，扑倒在地，耳听明归长笑震耳，自知无法免劫，便也笑道："好，给你透奋起残力，将枯枝掷向明归。

明归见那枯枝来势，便知上当，一掌将枯枝震碎，厉声喝道："臭小子，你找死！"纵身扑上，将梁萧胸口拿住，提了起来，右手五指成爪，盖住他面门，狞声道："小丫头在哪里？"梁萧口角鲜血长流，心中却满是欣喜。明归见他满脸笑容，心中更怒，眼角厉芒闪动，倏地劲贯指端，正要抓落，忽听一阵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步声响，似有多人赶来。明归盛怒之余，本想将梁萧就地抓毙，此时闻声，不由神色一变，伸手将梁萧挟起，向阵外快步奔去。

走了约摸半个时辰，出到阵外。明归吃一堑长一智，封了梁萧几处穴道，方才走近山崖，拨开草丛，却是一个石洞。梁萧见他从石洞里拖出一艘千里船来，不禁赞道："明老儿，你倒是未卜先知，早有逃命的打算！"他语带讥讽，明归听了却不生气，只淡淡地道："小子，所谓狡兔三窟，就算有必胜的把握，也得留下一条退路。"梁萧笑道："受教了。"明归冷冷瞧他一眼，心道："先让你笑个够，呆会儿老子教你哭也哭不出来。"拖船入水，将梁萧扔在舱中，扳动龙角，向下游缓缓驶去。

过了一阵，梁萧隐隐看见船后多了几个黑影，心知天机宫诸人已发觉明归行踪，乘船尾随而来，不由寻思："也不知晓霜的穴道解了没有？她病恹恹的，又不太懂石阵阵法，若然困在阵里，一旦发病，岂非无人看顾？"他想着挂心，当下闭眼运功，试着冲开穴道。但他元气大伤，明归手法又巧，连试数回，均未成功。忽觉眼前一黑，敢情千里船驶过小湖，进入彩贝峡，梁萧见水路近半，逃生之望越发微小，不由烦躁起来，张口大骂。

刚骂了几句，明归忽地将龙角一丢，转过身来，梁萧当他要动手处置自己，不由心下一沉，谁知明归却取出一根钓竿，伸手将梁萧抓起，封了他的哑穴，夹在胁下。梁萧只听耳边风响，身子已腾空而起。彩贝峡形势逼仄，星月不至，明归探足在峡谷左壁一蹭，升起丈余，再晃悠悠一荡，落在右壁，再往右壁一蹭，又起两丈，落向左壁，用的正是童铸攀爬怨侣峰的法子。如此忽左忽右，荡了七次，便已上到峡顶。峡中黑漆漆不见天光，后方四艘千里船不知明归已然金蝉脱壳，仍是随波逐流，跟在那艘空船之后，经过二人下方时，梁萧断续听得少女嘤嘤的哭泣声，他听出是花晓霜的声音，不觉吐了口气，心头大石落地。

明归收起钓竿，望着远去的船影冷笑。梁萧心知生机至此全然断绝。不觉灰心至极。明归挟着梁萧奔了一阵，忽地停下，将他重重摔在地上，踢开了梁萧哑穴，狞笑道："臭小子，还有什么话说？"梁萧自忖必死，只是闭上双眼，默不作声。却听明归又笑道："不过，你若要活，却也容易，我且问你，你逃生

时，石阵中究竟发生何事？那杀气从哪儿来的，你若说了，我饶你不死。”梁萧冷哼一声，扭头不答。明归脸上青气一现，微微笑道：“你不说也罢，我再问你，你这身武功从哪儿学的，‘三才归元掌’又是谁教你的？”

梁萧啐了一口，咬牙闭眼，只不作声。明归大怒，一抬足，对梁萧太阳穴踢落，但落足时却又生出犹豫，寻思道：“无论如何，须得让这小子说出三才归元掌的奥妙，详加揣摩，将来遇上那人，也好设法克制！”他当年在“三才归元掌”下吃过大亏，多年来耿耿于怀，既然将来势必要与这路掌法对敌，若能从梁萧这里探知奥妙，也多几分胜算，是以一时沉吟难决，又忖道：“石阵中那股无名杀气来得古怪，也须得弄个明白。但这小子性情刚烈，强逼恐怕无功。只能怀柔哄瞒，先取信于他，再慢慢套出他的口风。”他心念数转，忽地叹了口气，寻了一株倒卧大树坐下，笑道：“小鬼，你当真喜欢花家那个病丫头么？”梁萧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喜不喜欢，与你什么相干？”明归笑道：“你算学超凡入圣，武功前途无量，人也算风流俊俏。只要你一个情愿，世间名花，任你采摘，天下美人，随你亲近。若你明白了女子身上的乐趣，那个病恹恹的小丫头算得了什么？”

梁萧淡然道：“你挑拨也没用，晓霜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为她死了，也不后悔。”明归盯他半晌，眼神数变，忽地摇头道：“小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姓花的女子都是蜘蛛化身，你待她再好百倍，她也不会感激。你见过蜘蛛么？”梁萧道：“自然见过。”明归叹息道：“蜘蛛最不知感恩，雌雄交合之后，雌蛛食掉雄蛛，雌蛛生出幼蛛，幼蛛便食掉母亲。当年元茂公猝然去世，花无媸姐弟孤苦无依，全赖老夫力排众议，一手扶持花无媸坐上宫主之位。哪知她大位坐稳，便千方百计排挤我等。老夫大半生岁月，都守着一座灵台，一事无成。你说！她不是蜘蛛是什么？”

梁萧摇头道：“晓霜与花无媸不同。”明归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当年花无媸还不是装得楚楚可怜，赚人眼泪的功夫胜过这病丫头十倍，你看看，她如今是什么作派？”梁萧默不作声，心中却道：“这话却不假。花无媸用天机十算刁难我，委实阴险之极。”

明归沉浸在往日恩怨之中，眺望天机宫的方向，神色阴晴不定，半晌转

过头来，肃然道，“小家伙，你天纵奇才，若是与老夫携手，以我俩的才智，区区天机宫算得了什么，便是大宋朝的江山，也未必夺不下来。老夫年过六旬，时日无多，将来俯仰六合、享受荣华的，还不是你么？”梁萧乍闻此言，吃了一惊，但他到底年少气盛，被明归如此一捧，也不觉飘飘然有些得意。

明归瞧他意动，又笑道：“小子，所谓男子汉大丈夫，万不可屈居人下，须当轰轰烈烈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！”说着解开梁萧穴道，笑道，“现今已脱险境，你若愿跟从老夫，老夫自然高兴，若你要走，老夫也决不阻拦。”这一下委实出乎梁萧意料，他心中纳罕，打量明归半晌，大声道：“不对，你定有什么诡计！”明归笑道：“我要杀你，易若反掌，还用什么诡计。若是定要说个道理么，那便是老夫瞧你是个人才，三秋远不及你，我只是爱才罢了！”梁萧道：“你不是说明三秋只是一颗棋子，哼，我也是你的一枚棋子吧。”明归冷冷一笑，傲然道：“老夫的用心，岂是寻常人所能明白。”梁萧略略一怔，恍然道：“是了，你越是这么说，明三秋越是恨你。他越恨你，花无媸就越不会为难他！”明归哼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

梁萧心道：“明老儿纵然奸诈，说到斗智斗力，我也未必怕他！”他纵然聪敏，但终究涉世未深，一时自信满满，说道：“如此也好，我也不想留在天机宫，与你同路，倒也是个伴儿！”明归目光闪动，拍手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果然不是池中之物……”忽地打住话头，侧耳聆听，似有动静，当下挟起梁萧，在括苍山中飞奔。及至天亮，方才停步歇息。其间明归走开片刻，说是去抓野味充饥，实则暗中观察，瞧得梁萧并无逃走之意，心中大定，但也不敢走远，遥遥用石子打了两只山雉，与梁萧烤吃了。他害怕露了行踪，专拣险僻处迂回行走，但其功力深厚，带着梁萧翻山越谷，也是跳跃如飞。

到得次日，山势渐平，二人出了括苍山区，继续北上。一路上时有天机宫高手出没，但明归诡计百出，总是抢先遁走。他为取信梁萧，对他倒也百般关照，助他运功疗伤，且不时探他口风，套问三才归元掌与石阵武学的奥秘。梁萧猜到他的心意，一味装聋作哑。明归不由暗暗气恼：“臭小子，瞧你有多大的能耐，抵得过老夫的水磨功夫。哼，待得事成，老子把你大卸八块，扔到河里喂鱼。”他心中发狠，脸上却笑吟吟并不流露半分。

两人各怀鬼胎，如此行了月余，越过富春江，太湖烟波已在眼前。二人雇船过湖，循运河北上。明归为避开天机宫追踪，船只一行数日，也不靠岸。梁萧闲着无事，便与明归胡侃斗嘴。明归除了算术不及梁萧，胸中所学极丰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所不包，出口引经据典，皆成章句。梁萧听得暗暗点头，深感此人被花无媸压制多年，也真是大大地屈才了。

这日二人船近苏州，明归道："过了太湖，天机宫势力有所不及，咱们大可在苏北安定下来，共谋大事。"梁萧伤势已近痊愈，整日盘算逃走之事，闻言只是一笑。忽听船家来报，说是米粮尽了。明归不敢白日露面，便吩咐日落后再作计较。

时将入夜，小舟披着残霞，靠近河岸，忽听得岸上一阵喧哗，明归心虚，忙叫船家退回河心，同时拽着梁萧退入舱中，掀开幄布觑看，遥见岸边暗蒙蒙的，有许多人影晃动，忽听一个粗大嗓门叫道："妈拉巴子，这里就没一个中用的大夫么？养你们这群废物，有个屁用？"接着便听噼啪两声，似有人挨了耳光。



却听一个微微沙哑的女声叹道："大郎，你也别怪他们了，这穷乡僻壤的，哪里找得到中用的大夫？再说，这伤也不是寻常大夫治得了的。"那个粗大嗓门道："你还敢说，若不是你选了这条水路追赶那女贼，星儿会受伤吗？还有你那三叔，平日里被捧到天上去，到了节骨眼上，却连鬼影儿也不见。哼，他妈的几十条汉子，还逮不着一个婆娘！"

那女子怒道："好啊，姓雷的，你恨棒打人，是不是？星儿是我生的，他伤成这个样子，你当我就不难过吗？兵分三路的事也是你答应的，大哥率众走陆路，咱们走水路，三叔散淡惯了，是以自行一路。再说了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哼，若非你这好儿子见色起意，手脚轻薄，哪会被人家伤成这样？"

那粗大嗓门怒道："怎么有其父必有其子？你倒说说，这么多年，我哪回对你不起了？"那女子冷哼道："谅你也不敢，但你当年一瞧见我，还不是目瞪口呆的，茶水烫熟了手，也不晓得……"那粗大嗓门似乎微感窘迫，忙截口道："二娘，这话你当着晚辈们说什么？"那女子又哼一声，还待讥讽，忽听身边船舱里传来呻吟之声，那女子失声叫道："哎哟，又发作了。大郎，再没法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子，星儿怕是……怕是挨不过今晚了……”说着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。

那粗大嗓门略一沉默，道：“我有法子，二娘，你留在岸上，船家，开船。”那女子诧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粗大嗓门道：“你别管，暂且等着。”说罢，急催船家撑船离岸。不一时，船到河心，离明、梁二人的雇船颇近，只瞧那艘船火光一闪，舱内燃起烛火，因为布帘半卷，隐约可见舱内情形。只见褥垫上搁着一条人腿，膝盖以下紫里透青，肌肤绷紧发亮，较之寻常大腿粗上一倍。

却听一个年轻男子呻吟道：“爹，你……你拿刀做什么？”那粗大嗓门叹道：“星儿，也没别的法子了。”那青年男子猛然惊悟，叫道：“哎哟，不成。”那粗大嗓门道：“星儿，你伏兔穴上中了大雪山的‘梭罗指’，膝盖以下血液凝结，看看是要废了，若是放任其势，只怕不止小腿，整条腿都会烂掉。”那年轻男子道：“半条腿是腿，整条腿也是腿，又有什么分别？”粗大嗓门道：“话是这般说，但这伤势古怪，若是任其溃烂，只怕再过一个时辰，你的肝肠脾肾也要跟着坏了，那时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。好孩子，常言道：毒蛇噬手，壮士断腕，你是我雷家的好汉子，尽管放豪杰些。”

那年轻男子急道：“我……我才不要做瘸子，爹爹，我不叫雷星了，改叫楚星好了……三舅公他武功盖世，定会救好我的……”不待他说完，粗大嗓门已厉声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脓包小子，受点儿微伤，就连祖宗都不认了？疲话少说……”雷星蓦地尖叫起来：“妈……妈……爹要砍我的腿啊……”叫声惨厉，在河上远远传出。

那岸上的女子听到，又惊又怒，但她不识水性，无法上前阻止，急得双脚乱跳，也尖叫道：“星儿，星儿……你还好么……雷震，你造什么孽啊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又听一声长长的惨叫，撕破浓浓夜色。那女子足下踉跄，忽地瘫坐在地。

梁萧见舱中寒光一闪，那条伤腿便断成两截，血呈青黑，遍流下褥。那雷星惨叫一声，便昏了过去。舱中一时寂然，惟有那粗大嗓门阵阵喘息声，显然他亲手斩断爱子一腿，心头也大不轻松。

粗大嗓门给儿子止血裹伤已毕，掉橹返岸。刚一靠岸，便见那女子跳入舱内，耳听得噼啪数声，料得是打了那粗大嗓门的耳光。粗大嗓门挨了耳光，

也不作声。那女子打了几下，谅是明白了丈夫的苦心，呜呜哭道："早知道……就不出来了，都怪那只纯阳铁盒……"梁萧乍听得"纯阳铁盒"四字，心头一跳，竖起耳朵。

那女子话没说完，粗大嗓门截住她的话头，怒声道："二娘，你胡说什么……"似乎一时气结，说不下去。那女子想是自己理亏，被丈夫如此喝斥，也没回嘴，只是抽泣。那粗大嗓门高叫道："我和二娘继续追那贱人。你们护送少爷回堡，若有闪失，哼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"众人齐声应了。却听那女子恨声道："不错，真要怪的是那姓柳的小贱人，不把她零割碎剐，难泄我心头之恨。"两人说定，摆棹北上，余人也骑马赶车，各自散去。

梁萧没听到纯阳铁盒的消息，甚觉悻悻，但转念又想，和尚与吴常青都将那铁盒说得一钱不值，谅也无甚奇处。思忖间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明归捋须沉思，便问道："老头儿，你知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？"明归冷笑道："江湖宵小，管他作甚？"梁萧一听，便不再问。明归催舟上岸，筹来米粮，二人在岸边歇了一宿不提。

次日，船入姑苏，只见山与湖襟带相连，桥与水纵横有致，舟在水中，如行画里。梁萧瞧得入神，钻出遮篷，立在船头，忽听欢语嬉笑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两岸阁楼中满是浓妆艳抹的女郎。众女郎见他顾望，纷纷挥手招呼。梁萧看得奇怪，含笑应答，那些女子见他答应，嘻嘻嘻便是一阵哄笑，挥着红巾翠袖，娇声唤他上去。

梁萧不知对方来历，问明归道："她们叫我干吗？"明归诡秘一笑，道："叫你入温柔乡，品胭脂泪呢！"梁萧皱眉道："明老儿，你有话好说，别跟我掉文绕圈子，明知我不懂的。"明归笑道："此处乃是勾栏，这些女子都是风尘女子。"梁萧奇道："什么叫风尘女子？"

明归笑道："这事说不明白，须得亲身体会，才能明白。"梁萧听得心痒，说道："是么？那我倒想见识一下。"明归打量他一眼，忖想自己一路上百般笼络这小子，便是要让他放松警觉，吐露玄机。而这酒色之上，世人最容易犯下糊涂，只消让这小子怀抱美人，喝得烂醉，无论问他什么，只怕他都会乖乖说出来。当下淡淡一笑，催舟抵岸。






行船间，远处石拱小桥边，行来一马一人。明归乃是识货的行家，一瞥之间，不由暗暗喝了声彩。只见那马通体雪白，骨骼神骏，真如相书所言："擎首如鹰，垂尾如彗，臆生双凫，龙骨兰筋。"行得近了，明归方瞧出这马并非纯白，皮毛上溅了数点殷红，好似美人脸上没能抹匀的胭脂。

牵马的是名绿衫女子，头戴细柳斗笠，枝叶未凋，遮住容貌，一身水绿纱衣也用柳条束着，愈显得楚腰纤纤，只堪一握。不过那白马委实太骏，明归只顾瞧马，对那女子倒未如何在意。那绿衣女见两岸女子与梁萧笑闹，料想也觉有趣，马倚斜桥，驻足观看。

船只靠岸。明归又变了主意，心想自己年岁已高，与梁萧这等少年人并肩出没青楼，不免自惭形秽。再说有自己在旁，这小子胸怀戒心，必不肯放浪形骸，莫如躲在暗处，更易行事。转念间倾出半袋金珠，笑道："梁萧啊，老夫有些犯困，你自个去吧，我在船上等你，千万放洒脱些。金银不够，再来找我。"

梁萧心中大为奇怪："这老头儿竟放我独自上岸，不怕我逃走么？但他给我金银，纵我玩乐，我若现在弃他而去，未免寡恩了些。"他与明归相处日久，明归一路上又着意拉拢。梁萧素重情义，既与明归结下逆旅之缘，要他一朝摒弃，倒也有些儿为难了。

他神思不属，登岸后低头闷走，忽听耳边銮铃响动，一匹高头大马与他擦肩而过。梁萧抬起眼角，只见到一片绿裙飘动，他浑不在意，走了十来步，瞧见一座高大木楼，楼上有许多女子站立，装扮招眼。这时早有伙计上前，将他迎了进去。

宋之一朝，酒楼妓寨多在一处，无分彼此。楼下是酒楼花厅，楼上则是妓楼勾栏。妓者又分官私，官妓地位稍高，私妓却落个自在。但不论官私，总是卖笑丢欢，繁华之中不免暗藏凄凉。

梁萧说明来意，伙计便引他上楼，鸨儿也笑迎出来。明归虽然阴狠，但长于天机宫，为人清雅，梁萧随着他，少不得穿戴齐整。那鸨儿老于世故，拿眼一相，便知梁萧年少多金，却又不谙情事，拿捏已定，便笑问道："公子想见什么样的姑娘？"

梁萧见这老鸨乔张作致，先有几分不喜，闻言也无主张，便道："都随婶婶主意。"那老鸨听他叫自己婶婶，微一错愕，忽地掩口放出一串笑声。梁萧被她一笑，不知为何，竟臊红了脸。

那老鸨自顾笑了一阵，见梁萧窘样，心头一动，忙道："公子忒也有趣了，大家子生计艰难，一年倒难得笑这一回好的，真亏公子这张儿蜜嘴，哄得老身欢喜。"她长于逢迎，梁萧听得舒服，也当自己说得真是好话，便道："婶婶客气了。"那老鸨嘴里打着哈哈，心里却将梁萧瞧低了九分，暗里冷笑，估算能在这少年身上碾出多少油水来。当下挥起手绢，叫了几个少嫩的女子出来，围着梁萧坐定，莺声燕语说笑起来。梁萧初时远瞧着这些女子，倒也人人光鲜，好如花团锦簇，就近一瞧，却都是浓妆艳抹，言笑谈吐无不透着虚假，叫人好生不惯。

鸨儿瞧他拘谨，便笑道："公子面嫩，大伙儿别自顾说话，唱支曲儿如何？"梁萧正自烦躁，闻言忙道："好啊，唱曲子，唱曲子。"众女听了一阵笑，纷纷捧来琴箫牙板，整肃容色，歌吹弹唱起来。只听一名粉衣女扣板唱道："伫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栏意。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"

这首《蝶恋花》词乃是柳永所作，柳永虽为词坛大家，但一生落拓，流落烟花柳巷，素为正派文人所不齿，但其词却曲处能直，密处能疏，深浅得宜，境界悠远。那粉衣女虽然歌喉平平，也因唱的是大家名篇，显得婉约隽永，撩人思绪。梁萧听到"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"两句，不觉暗伤身世，眼圈儿一红，几乎落下泪来。

那粉衣女唱罢，忽地凑近梁萧，媚笑道："还请公子打赏。"梁萧恍然惊觉，想起明归的话，伸手便在腰间去摸钱袋，哪知这一摸之下，竟迟迟拔不出手。那鸨儿见状，张口笑道："公子，也不见多，略略给几个子儿，姊妹们唱得口干舌燥，也好买几个果子，生津止渴。"

梁萧手插腰间，神气十分古怪。那鸨儿瞧得不耐，又笑道："公子莫不是眼角高，嫌这些姊妹不中意？"梁萧忙道："不是这个，我出去一阵，片刻便

回。”那鸨儿已然生疑，脸一白，截住道：“公子听了曲，就这样走了啊？”梁萧头脸涨红，额上青筋凸起，急道：“不是，这个，这个……”伸手便要拨开那鸨儿，那妇人久惯风尘，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一把拽住梁萧衣袖，兀自笑道：“就算少给些，一二两银子，也叫咱姊妹画饼充饥，望梅止渴啊！”

梁萧心乱已极，讪讪道：“婶婶，我去去就来，你莫要拽我。”鸨儿瞧出门道，只拽着不放，蓦地扯起嗓子尖叫起来：“哎哟，你这公子人生得齐整，行事怎就没法度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就听头顶上有个极清极脆的声音笑道：“鸨婶婶你错啦，他不是没法度，是没银子呢。”众人闻声瞧去，只见朱漆大梁上坐了一个头戴柳笠的绿衣女子，水绿衫子一直垂到膝上，两条匀长的小腿晃来荡去，悠闲写意，一对淡绿马靴与衣衫颜色相称，靴面绣一对金丝雀儿，靴底形如莲萼，不类中土式样。

梁萧猛地记起，入楼前似和这女子擦肩而过，当下咦了一声，诧道：“你……莫不是你偷了我的钱袋？”那女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这小色鬼人生得齐整，说话怎就没法度，我一个女孩儿家怎会偷东西，那叫做不告而取。”梁萧忍不住怒道：“放屁。”继而又觉心惊，这女子摸走钱袋，自己竟茫然不觉，其手法之妙，当真神鬼不觉。

那女子并不着恼，继续笑道：“再说啦，你这钱袋里的银子也不多，二三百两银子，也只够咱姑娘望梅止渴，画饼充饥。”她将老鸨的话略加变化说了出来，口气学得十足，声音却清脆十倍，好似娇莺恰恰，画眉晓啼。

梁萧怒不可遏，将老鸨一把撇开，跺脚蹿向屋梁。忽听那女子嘻嘻一笑，眼前一抹绿影闪过。梁萧还没回过神来，额上已重重挨了一下，火辣辣疼痛无比，只得落回地上，一摸额头，竟多了一道粗粗的血痕，加之牵动泪腺，眼角酸热，眼泪也几乎淌下来。

那女子端坐梁上，手抚一根绿莹莹的柳枝，想是从柳笠上折下来的，口中轻笑道：“小色鬼，你一定从小没妈，有失教养，今天儿我就代你妈管教管教你，呵，我的儿，痛不痛？”梁萧被她无端挑衅，已然愤怒欲狂，这两句话更刺到了他心底的痛处，忍不住抓起两条长凳，奋力掷向屋梁。那女子两脚将长凳踢飞，笑道：“好啊，你倒来惹我，瞧我揍你个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”伸手

在木梁上一按，飘然落下，梁萧觑她落势，扑上前去，欲要趁她身子凌空，无可凭借，杀她个措手不及。

那女子嘻的一笑，不待梁萧扑近，忽地抖出长长的柳条，卷住窗棂，玉腕一收，身轻若燕，横飘三尺，避过梁萧一扑，咯咯笑道："揍你这小色鬼，脏了姑娘的手。"轻飘飘穿窗而出，向街心落去。

梁萧瞧她身手恁地高明，心中暗凛，但一时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恶气，当即随之纵出窗外。那女子身在半空，觉出梁萧追来，猛地打个呼哨，只听马蹄声响，一匹白马忽地从街角蹿出来，不偏不倚将她托住。绿衣女纵马奔出数丈，回头笑道："小色鬼，你敢来追我么？"

梁萧晚了一步，落到地上，高叫道："追就追！怕你么？"绿衣女笑道："当心跑断了你的狗腿。"说着当街驰起马来，行人们大惊闪避，不想绿衣女骑术精绝，那白马又灵通无比，遇物则避，逢人则跃，在狭窄街巷里左右穿梭，竟未撞翻一人半物。

梁萧奔出二十来步，忽听白马在街那头唏律律一声叫，便无踪迹。追到拐角处，四顾无马，他心有不甘，揪过一个买乳糕的汉子盘问，方知往东去了。又往东追，赶了约摸两里路，忽见绿衣女意态悠闲，慢吞吞骑着马，正到一座桥头。梁萧飞步上前。还有三丈来远，绿衣女便瞧见他，笑嘻嘻地道："小色鬼，还不死心么？"梁萧怒哼一声，足下一紧。绿衣女轻轻一笑，也不抵挡，只把缰绳提起，白马会意，倏地人立而起，四蹄一攒，流星般跃过五丈宽的河水，落在对岸，也不稍停，钻进一条巷子。

梁萧瞧得目定口呆，快步跟上，七弯八拐钻出巷道，却见一条长街横贯东西，两旁满是栈铺，锦罗金珠，着眼生辉，还有许多太湖鱼虾，活蹦乱跳，沿街叫卖。

梁萧四处张望，蓦地眼中一亮，只见那匹白马混在一群马中，正在街头处歇着，近旁却是一座望水而建、高大气派的酒楼。

梁萧赶到楼前，只听绿衣女嘻嘻笑道："小色鬼，你腿脚倒快得很！"梁萧定睛一瞧，只见她坐在当河的窗前，一手托腮，一手把玩笠上柳叶。梁萧眼见楼中人多，被她一口一个色鬼地叫，不禁臊红耳根，啐道："贼丫头，你干什么

老是骂我小色鬼？”

绿衣女笑道：“你忒不要脸，当街嫖妓，不是小色鬼是什么？”她有意叫梁萧难堪，是以说得十分大声，楼中男子纷纷回首望来，嘴角含笑，眼中大有深意，看得梁萧好不羞怒。

忽听一个洪亮的嗓音哈哈笑道：“姑娘此言差矣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这位小哥年纪轻轻，正当风流之时，当街嫖妓有何不可？虽说纵情任性，倒也活得潇洒自在。”梁萧心头感激，转眼瞧去，只见楼角处两张桌子坐了十来个壮汉，一个个紧身装束，满面须髯，身边搁着硬弓箭囊，一派杀气。说话者乃是居中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，便是坐着，也高出众人一头，披着一袭蓝得发青的织锦斗篷，眼角处皱纹深刻，大有风霜之色。

那绿衣女瞧了汉子一眼，冷哼道：“关你屁事。”她声如银铃，即便张口骂人，也极好听。众汉子闻言，均有怒色，那蓝袍汉子却不着恼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恕颜某人多嘴，不过别人寻花问柳，又与姑娘什么相干。”绿衣女冷笑道：“大路不平有人踩。哼，你们这些臭男人，仗着有几个臭钱，便不把女人当人。”那蓝袍汉子笑道：“不然，自古天尊地卑，男女有别，女子沦落到烟花之地，那也是天意如此，勉强不了的。”绿衣女冷笑道：“说得好听，这些话干什么不跟你妈说去？”

这话阴损之极，那蓝袍汉子涵养再好，也不由变了面色，旁边一个汉子厉声叫道：“放肆！”绿衣女冷笑道：“放肆？哼，我还放五放六呢，但终归比你们放屁好一些。”她话没说完，众汉子已气得脸色铁青。几个人作势便要起身，那蓝袍汉子却一摆手，哈哈笑道：“罢了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焉能与小娘儿们一般见识。”说罢端起酒碗，自顾自喝了一碗。其他汉子见头领如此，也只得纷纷落座。

绿衣女本是严阵以待，忽见对方服软，心中得意。又向梁萧笑道：“小色鬼，怎么说？你是大丈夫不是？要不要跟我这小娘儿们一般见识呀？”梁萧听二人对答，内心对那蓝袍汉子的话也不尽赞同，正自沉吟未决，忽听绿衣女这般挑衅，当真忍无可忍，只见堂内局促，便道：“有本事出来动手，别要打坏了桌椅。”绿衣女笑道：“你有本事为什么不进来？这样堵在门口，别人还当你



只见朱漆大梁上坐了一个头戴柳笠的绿衣女子，水绿衫子一直垂到膝上，两条匀长的小腿晃来荡去，悠闲惬意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